

梦幻人生

《梦幻人生》

岑凯伦 著

新闻出版社出版

梦幻人生

故事梗概

女人的外表，是否决定了她的命运？而天生相貌丑陋的又可否公平地得到爱情？这些问题都是爱爱的疑惑。平凡的样子会令她受男人所欺骗，她身心受创，讨厌自己，但她明白必须接受残酷的现实，更希望自己的事业像鸟般能一飞冲天，改变别人以貌取人的态度，赞扬她的才华。

爱爱努力工作，成就辉煌，她获得众人的称许，而且她的内在美更吸引了英俊、能干的老板——富嘉明。他俩朝夕相对，不久共附情网。爱爱尝到女孩子的恋爱滋味，她快乐和甜蜜……但偶然，她发现了富嘉明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，她彷徨、无助，思想的斗争令她陷于痛苦。

尝遍爱情的甜酸苦辣，这使爱爱恢复了自信，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她就像双折翼的雄鸟，她想飞，但是能否振翅再飞？

岑凯伦 1988 年最新著的书，此书绝对没重请读者放心购买。

目 录

自卑感作祟	(1)
决心要整容	(38)
幸运终降临	(73)
折翼的雄鸟	(107)
开始新里程	(127)
简直是奇迹	(162)
永远的秘密	(200)
只要他快乐	(247)

梦幻人生

自卑感作祟

坐在梳妆台前，我用玳瑁梳子梳头。瞪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面无表情。

房门移开，走进来的是妈。

“你穿这件衣服。”母亲手里拎着一个衣架，衣架上挂着一件淡米色的春装，已经是烫得又挺又直。

我继续梳头，一下又一下，完全提不起劲来。

“你看啊！这件衣服。”妈把衣架挂在衣橱门边，再三提醒我。

“见到了。”我说。

“这件日本时装，上星期我和你经过时装店门口，你不是说喜欢么？”妈走到梳妆台边来：“我叫爸替你买来了。”

我梳好头，放下梳子。

“妈，我不想去了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什么？”妈一愣。

“我……头痛。”我摇摇头：“又要应付毕业考试。”

“都约好了啊！你不去怎么行？”妈目瞪口呆：“你爸会气死的！”

妈坐到床边，看看我。我实在提不起劲，向她摇一摇头。

“我真的头疼，好像要感冒了。”我说。

“爱爱，你怎么？”母亲皱上眉：“每次爸和妈想介绍正正当正的男朋友给你认识，你总是推三推四的！”

“妈——”

“这个欧家伟是欧伯伯的小儿子，一直在加拿大留学，刚回来。”妈拖住我的手：“年纪跟你最相配，外表嘛，又英俊、又潇洒。欧伯伯是正当人家，家境又好。”

“妈！”我截住她的话：“您们不要老是逼我认识男朋友，好不好？”

母亲脸色一沉。

“妈，我要应付快要来到的毕业试。而且……我头痛，背脊发冷，我大概要发烧了……”我双手互抱身体，打了一个冷颤：“妈，我不去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妈断然说。

我有点泄气。

这一次，这个旧花招是行不通了。每次妈和爸要给我找男朋友作对象，我总是装病。一次两次又三次的，这一次，妈是不受骗了。

“爱爱，”妈担忧地望住我，一手拖住我问：“你……没有什么不妥吧？”

“我伤风感冒，也要我去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你不是好像那些书本上所说的……那种……不喜欢男孩子……”妈好像注视怪物般地直瞪住我：“你不是……心理不正常那种吧？”

“您说到哪里去了？”我转开脸去。

“那么快点把衣服穿好。”妈松出一口气，站起身：“我和你爸已经准备好了，只等你一个。我们不要迟到，欧伯伯和欧伯母一向是很准时的。”

妈说着走出我的睡房。

我全身松脱地坐在镜前，看看自己的影子。

也难怪和爸焦急，我都快毕业了，连半个男朋友的影子都没有。

马家的大女儿，还未毕业，已跟一个医生订了婚。

欧家的千金因为有人追求，还是个名公子，所以急急下嫁，连准备往法国留学的计划也打消了。

亲朋戚友中，爸和妈认为我是最没有出息的一个。

我苦笑一下，望望镜子内的自己。

这又怎能怪我？

人说上帝最不公平，我是应该最赞成的一个。上帝不公平，因为世界上的女孩子，人人都比我美丽，长得都比我顺眼。而偏偏，我是最不幸的一个。

我的鼻子扁，轮廓不明显，眼睛不够大，笑容又不甜，眼睛不够吸引，嘴边又没有笑涡，身材矮，性格叠不明朗……

一大堆的缺点，数之不完，不数也罢。

我是一个不好看的丑孩子！说得再坦白点，我是一个长得好丑的女孩子！

我直瞪着镜子内的影子，除了失望、沮丧之外，此刻我真怒愤得想伸手扼死我自己！

我有一个温暖的家，我是独女，爸和妈都当我是掌上明珠。

天下间的父母眼内，只有自己的儿女才是世上最可爱最美丽的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察觉我真正的问题。

上天对我不公平！

谁不想要一个男朋友？谁不想要一个爱人？

只是我不知道已经碰过多少次壁，我是已经把“愿望”放弃了。

同学开舞会，无论我怎么打扮，结果整屋子的女孩子都有男伴邀舞，而我总是唯一坐在椅子上的人。

周末同学们去看电影、游泳、逛街或喝咖啡，个个都一对对，一双双的前来应约，我永远总是一个人。

同学说：“你不可这样含蓄，爱爱，不能太自卑。出去玩玩嘛！来！我们到“的士高”去，找一批男男女女一起去！”

结果坐在“的士高”中，替女孩子们守手袋、大衣的“护卫员”，总是我。

“爱爱！爱爱！”爸的嗓子在客厅呼唤了：“你好了没有？”

这一次，我是溜不掉了。

叹了口气，我站起来，把衣橱上的衣架取下。

我懒洋洋把那件爸新买来的日本时装穿上。

尺寸刚好，爸和妈实在太爱我了，替我买我的衣服，从未试过尺寸太大或尺寸太小。

只是，我实在令他们失望。他们已经很努力替我介绍过很多“门当户对”的男朋友——只是，没有一次成功过。

而今天，也绝不会例外，我知道。

× × ×

爸穿着毕挺的西装，身子坐得毕正，双手扶着方向

盘，一本正经的驾他的“VOLVO”车子。

听说这个牌子的汽车，车壳是世界最硬的，车子撞上别人的车子准会凹上一大块；而爸的座驾，可以丝毫无损。

这是爸买这架车子时，跟我和妈说的。

物似主人形！

我觉得这架车子跟爸一样，顽固、坚牢，好像千年化石，坚不可破！

爸的脾气和性格就是这样，要不然，我也不会被逼着，穿了这一袭新装去赴约会。

这种场面最尴尬，爸和妈带了我，欧伯伯和欧伯母带了他们的家伟，然后大家在餐厅见面。

是电视粤语残片彼此“相亲”的场面了，爸和妈竟还会选择这一套，就是爸本身是个老顽固，才会坚持我去做这种场面的女主角。

妈坐在爸身边，她穿了一袭墨绿色的套装，耳珠上戴着一双翡翠耳环。她还在耳后点了法国香水，每次她赴自己认为重要的约会，她总在耳边点上一两点香水。

车厢内飘着幽香，妈和爸的情绪都是很轻松的，这跟我刚刚相反——我觉得自己正如一个被送到死刑室去行刑的死囚。

“这个家伟是学室内设计的。”妈望着马路，开口了：“一回来，就开了间设计公司。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听说连某间银行的写字楼，都是他公司的客户，真本事。”

还未见到对方本人，妈已经在向我“灌输”对欧家伟有利的“思想”了。

“他还替罗议员的太太布置山顶的住宅。”爸加上一句。

“现在的年轻人，真不得了，欧家两老的福气啊！”妈这样说。

我没有搭讪半句话。

母亲从车子的前座转过脸来，瞥了我一眼。

“我们爱爱也不错啊，”妈接着就说：“一手的好画。爱爱，你不是常常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室内设计师么？这就好了，你们志趣相投，你见到家伟，好好谈天！”

真是周到，连我们的谈话内容也替我们拟好了。

“爱爱，家伟是个好对象啊，你不要见到他，又露出一张苦脸！”爸边驾车边嘱咐我：“脸上装点笑容出来啊！”

“爸，您是急着要我结婚，忙着要把我赶出家门去，是不是？”我故意这么开口。

“啊哟，爱爱，你怎么说这个话？爸和妈疼你，上天还会不知道吗？”妈尖嚷起来：“我俩是要介绍个好对象给你……先做做朋友嘛！”

车子已经到了停车场，妈将话止住了，泊好车，我们下车。

× × ×

爸约了欧伯伯夫妇在一间酒店的扒房吃西餐。我们走进扒房，暗红色的灯光下，一位经理出来迎迓。

“凌爱白先生订的位子。”爸将自己的名字报上去。

“啊，凌先生，”经理连忙伸手：“请进！请进！您三位

朋友已经来了。”

“他们真的准时。”妈急忙跟着爸向里面走。

经理把我们引领到扒房内侧，我见到餐桌上鲜花缤纷，烛光摇曳。这实在是一间很罗曼蒂克的扒房。

餐桌旁坐着欧伯伯和欧伯母，欧伯伯西装毕挺，欧伯母穿的是纯白。

在他们身边，坐的就是这个欧家伟了。

欧家伟穿了一件蓝得似白的西装，结有极细小圆点的领带。

正如爸和妈所说，他果然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孩子，而且肩阔胸挺，打扮新潮。一看上去，非常会穿衣服。

这样年轻，又是这种外表，再加上他如日初升的事业——这种对象，当然是难遇上了，也难怪妈和爸这么焦灼。

“啊，你们真准时，”妈走上去，立即欢喜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迟了点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欧伯伯忙说。

“是路上塞车，不好意思。”爸连忙道歉。

路上可一点没有塞车，是我推推唐唐的，把时间耽误了；但是爸替我遮掩罪名，一切往他自己身上担。

“家伟，”欧伯伯一看，跟他儿子说：“来，这就是凌伯伯和凌伯母的千金了，叫爱爱。”

坐在那儿的欧家伟立即起身，向我伸出手来。

当他伸出手，抬头与我打了一个照面——突然，他脸上充满掀喜的笑容凝住了。

我是知道他见到我，必会有这样的表情！

以前不少女同学要替我介绍男朋友，一见到我，这种表情是在所不免的。

我要如何去形容这种表情？

是失望、绝望、沮丧、悲伤……好像以为自己中了头奖彩票，可以拿个好几百万奖金，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错了一个号码。

又好像叫了一碗糖水，送到面前正待饮喝时，突然发现那是一碗砒霜一样。

“啊……爱爱，你好。”他是来了一阵那样的表情之后，正了正色，才说出这么一句。

我心知道，这次“相见”，又是泡了汤。

“你好。”我见到他的手还没有缩回去，为顾“大局”，于是也伸出手去，跟他握了握。

我们都坐下了。不偏不歪，我刚好坐在家伟对面。

我为他悲哀，这一顿晚餐，他要面对一个如此丑陋的女孩子进餐，一直下不了胃。

“我已经告诉了家伟，您们女儿画得一手好画。”欧伯伯跟我的父母说。

“我们儿子也能画一手好画。”欧伯母接着说：“只不过家伟画的是室内设计，配色啊、图则啊……这一些。”

“也一样是画嘛。”妈喜欢地微笑：“我刚才就在说，他们志趣相投嘛！”

欧家伟坐在我对面，一双眼穿过银烛台，在烛光下注视我。

我自然而然在把身体向后倒退一点，缩下身去。

接着，我索性把手中那重达数镑的皮面餐牌打开，坚

起了，佯作看餐牌，而用皮簿面掩住我大半张脸。

自暴短处，最要不得！

而爸和妈根本完全不明白这一点，偏偏非要我出丑。

他们都开始点餐了。领班先到长辈面前写餐单，这时我偷望对面的欧家伟一眼。

他这时的表情，就如呈旨传到，非要逼他吞饮砒霜似的。

点了餐，我把餐牌放下。只见爸和妈正在跟欧伯伯与欧伯母打眼色。

我的心头一沉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任何表情。

“嗯——”欧家伟想了想，仿佛在找寻讲话的题材：“听说你今年毕业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成绩怎么样？”

我耸耸肩，懒得回答。

“有把握毕业么？”他又问。

我又耸耸肩。

“有没有看电影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有没有去跳跳舞？”

我又摇头。

“我喜欢游泳。”他说：“你呢？”

我耸耸肩，作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表情。

“嗯。”他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目光望了望我，跟住就不再说话。

好像欧家伟这样的男孩子，是应该有如花似玉的女朋

友的，我与他根本就不可能合在一起。

要是世界上真的发生奇迹，他若是再与我约会，将来变了他的情人或老婆，我可以想像得到别人会在我背后说些什么闲话。

“这个欧家伟，长得英俊潇洒，为什么找一个这样丑陋的女朋友？”或者“欧家伟怎么了？本身条件这么好，家里的黄脸婆这么丑！”

我实在不能忍受！

反正这迟迟早早会变成一个悲剧，那么我又何必自寻烦恼？

所以就索性将这一切省却掉，不让它发生，就简单和干脆得多。

我默默吃晚餐，就好像当作今天这个约会，完全跟我无关一样。

妈见到情形不大对劲，于是装上一脸微笑。

“家伟，你的公司在什么地方啊？”妈开口问。

“尖沙咀。”家伟立即很礼貌地答。

“真能干，一回来就开公司。听你爸说，生意非常好哩！”妈接着又说：“公司叫什么各字啊？”

“88。”

“啊？”妈一呆。

“八十八。”他又回答。

“嗯，八十八，”爸好像十分感兴趣地：“有什么特别的涵义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欧家伟一笑：“并没有什么涵义，只不过是一个数字，一个代表，一个符号。”

我看欧家伟一眼。他倒是很有点格调的一个男孩子；不过，他不可能是我的对象。

一向我对自己很了解，自己高攀不到的，就索性不要期望，这样人就不会显得贪婪，而且也少点儿失望与沮丧。

“你有名片吧？家伟？”妈笑咪咪地问家伟。

“有，”家伟立即摸了摸口袋，取出名片，交了一张给爸，又交了一张给妈：“公司地址，电话都在上面。”

“嗯，”妈笑着跟他说：“我和凌伯伯合用一张就够了。这张，给爱爱吧！”

妈边说边把手中的名片，硬塞到我的手里来。

这一下子，我可愣住了。

“爱爱，”妈说：“你是经常到尖沙咀的，经过家伟的公司，就拨个电话上去，去坐坐。看看他的公司，参观一下他的工作也好。”

我睁大双眼，食物哽在喉头，简直说不出话来。

妈竟然把一切做得如此明显！这样的手段，真是太低劣了，一点格调也没有。

“你喜欢这一门嘛！”妈也许见到我的表情，笑了笑，加上一句：“唉，家伟，我还没有告诉你哩！好久以前了，我问过爱爱的志愿和愿望，你知道她怎么说啊？”

“志愿些什么？”

“她立志想做个室内设计师啊！”妈呵呵地笑。

“真的？”家伟似乎十分惊讶，意外地转过头来看住我。

“爱爱，你有空，就多去找找家伟。你们兴趣相同，

最难得了。”妈很殷勤地说：“跟家伟在一起，我知道你一定能够学到许许多多你有兴趣的事物。他一定会好好的教你。家伟，你会不会啊？会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当然希望常常见到爱爱。”家伟马上对我妈说。

我有一阵纳闷得想呕吐的感觉。

这怎么可能？

见到我，这伟已经好像见到了一碗下了砒霜的饮品，而妈却还偏偏要强逼他，钳着他的鼻孔，要把那碗砒霜倒进他的喉咙去。

我的自尊心深深受创！他们越这样，越使人难受，为什么他们会不知道？

我木然着脸，把手中的刀叉放下。坐在那儿，我一动不动，呆若木鸡。

“爱爱——”爸爸奇怪起来，看住我问：“你——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舒服。”我推开椅子：“对不起，我要先离席。”

“啊？”爸整个人僵住。

“爱爱！你坐着。”妈神色凝重。

“我早就说我发冷，我感冒！”

我大声说：“我早就说是不来的！”

我蓦地站起来。

桌子上所有的人都怔呆了！欧伯伯与欧伯母面面相视。爸气得两眼发直，妈拉长了脸。

“我先回去！你们慢慢吃！”我边说，已边拔脚奔出扒房。

×

×

×

我把自己关在房内。

面对墙壁，我的双眼含泪。我知道这一次约会，全给我弄糟；但是我却无法坐在那儿，我再也忍耐不下去。

但愿爸和妈不要再为我操心了，就让我一个人清清静静，孤孤独独的过日子。

我再也不想让任何人来伤害我。

一小时后我听见开门的声音，我知道爸和妈人扒房回来了。

他们回来得真快，一个小时，实在是不够时间吃一顿牛扒的。

这一个约会，是真的被我糟蹋了。

为了免得麻烦，我立即脱了外衣，缩到床上去装病。果然没有多久，房门开了。

妈先走进来，一进房，直步走到我的床边。

她伸出手轻轻的在我额上一摸。

“爱爱！爱爱！”她担忧地嚷。

“你不要被她骗倒！”爸随即进房，沉着嗓子：“她哪儿有病？”

爸直步走到我身边，一手把我从床上扯起。

“你起来！”他狠狠地叱喝。

我真想不到，爸竟会如此用力。我被他用劲一扯，整个人被他从床上扯起。

“爸！”我尖叫。